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紀聞卷五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_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_臣李幽圖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紀聞卷五

明 張獻翼 撰

上傳第一章

易始有卦爻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正是繫辭孔子所作繫辭乃是繫辭之傳故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繫辭兩篇合三聖之文上篇贊伏羲之卦兼及於辭下篇贊文王周公之辭上本於卦其稱易者為類有五
一曰造化二曰德業三曰卦四曰著五曰辭造化命於

人為德業象以卦動以策明以辭皆發德業之實聞之
宋儒云繫辭上下傳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論作
易之由則見于庖羲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
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于大衍之數五十一章
序卦傳論文王序次六十四卦之義言易道之常雜卦
傳雜論六十四卦之義言易道之變繫辭本欲明易若
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
言易以及造化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

殊途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
自著易傳行於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上下繫
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簡在德行不在言語
天地尊卑至日月運行樂記引之以論聖人禮樂本於
天地蓋天地自然之理一也因之以作易則成易因之
以作禮樂則成禮樂禮樂本在易也故大象因天澤之
履而辨上下定民志是禮在易矣因雷地之豫而作樂
崇德是樂在易矣方本異也以類而聚此同之生於異

物群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天地一物陰陽一氣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為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也有物可見无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无往來星辰无顯晦山川无聳伏潮汐人物无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

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子朱子以著策冠卦爻之上明謂著策所得卦爻不可分著策與卦爻為二是故字喚起下文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竹有雌雄之類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天地有對待有運

行有流布有化生剛柔對待者也日月運行者也風雷
流布者也男女化生者也雷霆風雨之類言天以該地
成男成女之句言人以該物諸卦受畫於雷風山澤水
火諸卦三畫无一非雷風山澤水火雷風山澤水火无
一畫而非乾坤作者發動鼓舞之謂乾因物之自然故
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
之能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賢非聖賢之賢但謂衆
人中之出類拔萃雖聖人亦不過賢於衆人而已夫位

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媿
于為人焉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後二節見
得人心自具一乾坤此章天地卑高動靜類羣形象天
地原有之易剛柔貴賤吉凶變化聖人今作之易總為
剛柔分為八卦八卦統于乾坤乾坤之道易簡人而兼
體之則亦天地也星經說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
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以此解日月
運行一寒一暑聞之陸德明曰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

象呂氏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也

第二章

讀易最要於象上者伏羲觀陰陽之象以畫卦文王觀卦象以繫卦辭周公觀爻象以繫爻辭如坤卦辭言牝馬蓋凡物之牝者皆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則莫若牝馬故取以象坤之貞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履象初霜象六堅冰象陰盛故取履霜象初六而堅冰至則

象上六也不然文王何緣繫其辭曰牝馬之貞周公何緣繫其辭曰履霜堅冰至故曰立象以盡意又要識得卦之大意如需卦只要需待不輕進訟卦只要不成訟比宜先不宜後同人貴廣不貴狹是也然後逐爻看何爻是成卦之主如屯初九蒙九二小畜六四比九五是有爻辭與卦辭取義同者有不同者彖傳本釋卦辭有釋卦外自發明一義者如乾卦推出四德來咸卦推出天地聖人之感來小象釋爻辭或有因為戒者如

需九三言敬慎不敗是也

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此章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觀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以是辭而吉凶之象始明既曰明吉凶又曰生變化者蓋謂某卦之吉凶生于某畫之變化某畫之變化生于陰陽之推移何謂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理猶之形象猶之影不知其形視其影不

知其事與理視其象剛柔相推之剛柔乃卦爻本原奇偶在變化之前是變化所由生剛柔晝夜之象乃變底剛化底柔在變化之後是承變化而來者晝夜之象原是形容變化意蓋卦爻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將來又成剛柔猶之晝夜相繼焉其柔之變復成乎剛者猶晝之仍繼乎夜也剛之化復為柔者猶夜之仍繼乎晝也觀象揲觀諸卦諸爻之象觀變只觀所變卦爻之象耳占以揲而值之將用之以為決斷故謂之占玩辭

是槩玩諸卦諸爻之辭玩占只玩所當動卦爻下之辭耳所以觀之者正欲求其居之安所以玩之者正以求至于樂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曰易有太極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所居而安居字總就身之所處而言居則觀其象居字靜對動而言序是次序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居安是安分樂玩是窮理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

分愈固觀者一見而決玩則反覆而不舍也觀象玩辭
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
則惟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
道上示人以吉凶悔吝者作易之事後獨言吉而无凶
悔吝者學易之功剛柔兩盛則為相摩剛柔迭勝則為
相推得失憂虞人事也吉凶悔吝象之進退晝夜天地
也變化剛柔象之是六爻言人兼有三極之道進退无
跡而有跡晝夜无端而有端曷為不可得而象乎易之

序依虞翻本作易之象文王之豕本象故言象以該辭
周公之爻用辭故言辭以該象悔者憂之象憂則困衡之
情專責於已而理自內出矣故為悔吝者虞之象虞則
逆億之私過度於物而羞從外至矣故為吝首節原辭
正以明辭因象繫次節原變所以明占由變生三節四
節卦爻所具之實末言居則觀象玩辭應首節動則觀
變玩占應次節他人非不居但不得易之序是以不安
非不玩但不得易之辭是以不樂心之象便是易之序

心之變便是易之辭古易庖羲設卦未有筮也既設卦後而後著策生焉始有求卦之法而資有事者之筮耳文王周公繫辭未有占也既繫辭後而著策求焉始有當動之辭而資有事者之占耳今易則謂伏羲畫卦所以教民筮文王周公繫辭所以定民占則夫易也者占筮之書而已不知人倫物理自不容不盡原无假于筮占然後決也惟事或狐疑未通而行有從違靡定者不得不資著問易然亦先之以人謀後協之以鬼謀耳若

曰人倫事物由占而明是天命之性反制于筮而日用
常行悉聽于神也孔子信而好古其贊易也則曰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盖古易象辭
皆平居典則而變占則必動然後有是以觀象玩辭雖
終其身不容須臾離而觀變玩占惟動時為然或曰虞
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
曰霸者之民騷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清淨貞固以自
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娛

又合好效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第三章

彖者言象卦之全體爻者言變卦之一節吉凶者三句
明卦爻之辭之所指列貴賤者存乎位爻之言變見矣
齊小大者存乎卦彖之言象見矣辨吉凶者存乎辭言
得失者見矣憂悔吝者存乎介言小疵者見矣震无咎
者存乎悔言善補過者見矣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又以
見象之與變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又見得失小疵補

過也聞之張敬夫云易中諸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惟豫之六二介于石在豫時能介而自守者乎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惟復之初九不遠復在復初能悔而改過者乎前曰悔吝言乎其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第一章論伏羲畫卦而有望于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繫辭而有望于君子之體

易至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无禍吉孰禦焉盡不善則自禍凶孰逭焉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于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其吝也寧悔盖悔者遷善之權與吝者長惡之膏肓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恕之之辭吾身之過猶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

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於善何咎之有言吉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福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之微言補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失者疵過之積凶者悔吝之積得者補過之積吉者无咎之積曰憂曰悔曰吝曰无咎此文王周公之易也一介字示憂之之時一震字示悔之心此孔子之易矣存乎悔與悔吝之悔小異前悔

以事幾言後悔以心幾言震者復之端悔者心之復

第四章

準平等也彌如開弓愈開愈滿綸如合繩漸合漸大彌而非綸則空疎无物綸而非彌則判不相干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惟其封彌得无縫罅所以能遍滿也天垂日星其行交錯故曰文地竅山川其列有條故曰理天文顯矣所以運是文者則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者則不可測謂其幽也文可觀理可察謂

其明也陽靜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文理亦互言耳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原者本其所從來反者復其所歸往氣之精者聚則為物自无而有為神魂之游者散則為變自有而无為鬼情言用狀言體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魄為鬼魂為神變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離魄之意自可見矣此只是聚散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

魄、魄者魄之光，燄配神而行，謂之魂。游者，漸漸散去，不復凝於物身，降猶落也。視聽運物處，皆已謝落，不復附於體也。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始者明之初，終者明之盡。明盡則入于幽矣。反之於終，其所反者，即其所以始者也。死生，人事之大人情之愛惡。知其說者，明於其理，故能無愛、無惡。生順死安，魄者意情所向，自成象貌，在虛實之中，而未嘗不實者。游、魄者，自盛入衰，自生趨死之可想。

望察識者蓋未死將衰而已然非但已死後之精爽也
變謂盛變而之衰生變而之死中庸言鬼神之為德洋
洋如在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
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曰不過不流不
憂能愛皆不違也少有過少有流少有憂少不能愛便
不相似便違矣不流者守正之仁乃行權中守正非守
經之正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无係累如是方能敦仁
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若不能安土必

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何以能愛堯舜之
得位孔顏之不過其敦仁一也能愛一也心无一毫係
累謂之樂常人多憂因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因不能知
命觀幽明死生鬼神晝夜其屈伸代謝于天地萬物之
中者何莫非命知命則一身之生死得喪同於屈伸代
謝何憂之有天地之化滔滔无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
息聖人則為之鑄寫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
道也曲成不遺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濶狹長

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一是極其大而言一是極其小而言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裏如天地之化都沒過遮欄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即死生死生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命命即晝夜曰故

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
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心言心曲衷
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

第五章

道字與他處道字不同人物所由以生之理所謂立天
之道是也其繼就是根頭發育處理猶全粹本无不善
故繼之者善然其陰陽變合中有五行隨這理出人物

所由以生蓋稟具為性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繼善便是公共底成性便是自家底繼善如水之流行成性如水之止而成潭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百姓固未見道仁者知者亦未見道之全惟其所稟之各異是以所見之各偏仁者見仁而不見知故謂道止於仁知者見知而不見仁故謂道止於知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仁與知分而為二道无陰陽本

自无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君子陰陽之道也不知其性者為百姓知之而入于意見者為仁知之偏以皆落於成性之後而未睹乎繼善之初也象言成則法已具而未定法言效則道盡見而无隱效呈示也出諸幽隱以示人也法者未然而已然千古當然不易之定體也效如效忠效力效順之效有陳獻底意思張忠定公言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未判生殺輕重未定已判了更不可

易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極天地之數而吉凶可以
前知此之謂占數著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
占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所占卦變而通之也上
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
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
方君子之道鮮聖人所憂也造化不預焉發育萬物之
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可見也故顯用不可見也故
藏聖人之與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顯仁

藏用之德業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乾坤占
事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
知者其易之神乎賢人之德業可久可大天地之德業
富有日新可大則法乎富有可久則法乎日新故曰天
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數何以極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象定而後知來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第六章

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

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易簡則觀於至德可見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具四者豈不謂之備乎以易道為近乎其遠无外莫之限而禦也以易道為遠乎其近无内止於靜而正也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則備即大生廣生也夫陰陽為剛柔為貴賤為變化其說不可以一言盡也故括其理而總謂之曰義易簡

之德一惟善焉而已可以一言盡也故指其實而獨謂之曰善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

第七章

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格物致知致廣大極高明

即知崇事誠意正心修身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是禮
卑事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德成說之類成之者性
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易其至矣乎蓋可久
可大賢人之德業未足為至至矣哉富有日新造化之
德業也至矣乎知崇禮卑聖人之德業也總是一箇體
段功用兩言之者見聖人徹上徹下合内外之道與天
地相似而不遠也知禮性也知崇禮卑成性存存也自
知禮之通於人者為道自知禮之措於用者為義有天

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賢人德業
在易簡矣聖人德業又在知禮乎知之所以知者本於
乾之易知禮之所以能者本於坤之簡能易知如乾故
知崇如天簡能如坤故禮卑如地禮即理也以禮言則
有據約禮崇禮復禮此之謂也

第八章

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天下
之動貞夫一所以至動而不可亂亂則不一一則不亂

以言者尚其辭故擬之而後言以動者尚其變故議之而後動占在辭內擬辭即擬占矣象在變內議變即議象矣曰會通盡作易之理曰擬議盡學易之方惟聖人主天下之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賾主天下之靜故有以見天下之動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會是四邊合湊來處行得去便是通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典禮猶常禮常法動亦未便說易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求

處置他便是動聖人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何
不擬之而後言聖人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
如之何不議而後動前言變化易爻之變化也此言成
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
是必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識不識仲尼使
見有若不識伯喈使見虎賁蓋擬彼之形容以象此之
物宜也爻者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然固有言天下之
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玄虛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

血玄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世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未言至賁先翦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弭可亂之訟擬至賁而後言至賁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鳴鶴在陰以下七爻子曰顏氏之子一節子張曰書云聽於冢

宰三年詩云緡蠻黃鳥至不如鳥乎迨天之未陰雨至
誰敢侮之天生蒸民至故好是懿德孔子說經例也居
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意千里之外應之
即其子和之之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
子隱微之地也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
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
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雖黃帝不能分臭
味同故也草木之氣味惟蘭最入人金至堅也而同心

者斷之蘭至馨也而同心者如之以出處語默發明號
笑之義聖人讀易不滯於故而知其新有如此薄莫薄
於茅然重莫重於藉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
重矣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
如咎何伐者取諸彼以歸諸已之義猶伐木然子絕四
无我為此德言盛不盛不為德禮言恭不恭不為禮存
其位者不謙恭則驕驕則亡也勞非方勞也勞與功俱
自事後見得自在已心力之盡謂之勞自及人勲業之

盛謂之功伐者矜誇已能德者自恃有恩也密只是審
重詳謹取其發必中動必成非徒不使人知而已密於
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婦有長舌其自瞻卽詩創言也
亦牧誓牝雞之晨遺旨也謂惟厲之階者幽王之厲夥
甚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屬也小人盛而刑獄繁國厲
也諸侯畔而夷狄侵天下厲也三山竭而岐山崩天地
厲也凡此諸厲皆從婦之一舌以為階小雅曰赫赫宗
周褒姒滅之不言所以滅所以滅者此舌耶小人而乘

君子之器與上慢下暴者皆春秋諸侯之所為也奪之
伐之者誠是也非盜也然皆不由天子之命故曰盜思
奪之盜思伐之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
知盜知其所從起慢怠惰忽忘暴不思輕發害及人物
也奪者奪其位伐則擊而傷之矣司馬氏安能盜魏曹
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鳴鶴言處隱
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龍惡亢
戶庭以教密負乘以戒慢皆以養人之敬心也楊用修

云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
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

第九章

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著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
之原著策數之衍卦畫數之鍾聚至於卦畫足以濟生
人之用矣故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于
天地者有如是之功用終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為明
數之功用達於著卦者原其初已有如是之體段數起于

一終于十无往不五為主天數積為五五地數積為五
六合之為五十有五為最尊首居天數之中為主故
方圖之參兩合為五河圖洛書皆五方而五居中六爻
五為君位九疇五為皇極氣五行天五緯地五質五方
人五臟五性五事休咎之徵與福皆五四支各五指典
五典教五教禮五禮色五色聲五聲味五味五十有五
為十一箇五五十以全其體一以肇其用大衍之數亦
用其全體者也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

其旋毛之圈有如星象故謂之圖非五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圖也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陽加陰則為水為木為土陰加陽則為火為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

次序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為鷹
雀化為蛤草木乃茂不黃落可以歷數推而迎之此天
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
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
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河圖五十五
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
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大概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
用以揲著求卦底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

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天數五地數五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象兩是解文掛一揲四歸奇於扚皆是本文以象三才象四時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乾之策一節則斷之以當奇之日二篇之策一節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天三地兩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之為十故曰大衍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而大衍之數去其五者蓋數備於五而大衍五十數之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數之生者五而已自五以上為成數五者數之母也虛而不用猶五十之去一也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也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後則過揲之策象歲之周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虛一者揲之發

端掛一者積之發端大抵左揲右揲總是揲之以四總
一項事左歸右歸總是歸奇於扚亦總一項事三歲五
歲總是取餘成月亦總一項事閏月是五歲兩置者奇
是左右兩歸者重在閏不重在歲左扚當三歲一閏右
扚就當五歲再閏著生其莖滿百而大衍之數乃不以
百為全何也以歲運言之惟是五氣之布而已以世運
言之惟是五德之運而已天地之數不過一二三四五
著策用數所以但取五十也五十之數方生出乃為大

衍若兼取其百則數已過極非當大衍時矣如人之生以百年為期乃合自少至老而為言人之精華用事皆在五十以前至五十後雖堯舜倦於勤矣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箸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扐也不言分二揲四歸奇獨言後掛者明第二變之不可不掛也陳暘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

土猶大衍之虛其一也大衍虛其一无害其為五十七音之虛其土无害其為八音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著故可與祐神祐助也自大衍至能事畢矣言著變之神顯道至祐神言著占之神

第十章

道雖有四實不離乎二有象而後有辭有占而後有變不得於象則玩辭為空言不由於占則觀變於何所曰尚其辭至尚其占言易之至當尊尚也曰遂通與遂知

言易之至為感妙也尊尚者出於人感妙者出於天人相與之際惟易而已矣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他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變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

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聞
龍觀復氏云有言動時取用者有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
者惟尚變難通變雖在辭象占之外實不出辭象占之
間凡舉動必合易之變惟心與理會者能之辭以明變
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目必辭與占始終
焉參伍猶言錯綜三其三為參五其五為伍縱橫反覆
以推其變數物者既參復伍言非一次計算也揲著者
分揲掛扚亦非一度經營也其營之非一度計之非一

次正其變化處夫數物者之不一其筭所以要其數之
實揲著者之不一其營所以要乎奇之實也參伍錯綜
混舉揲著求卦之事參伍錯綜之中每合三變而言則
謂通其變總合十八變而言則謂極其數蓋必每三變
而後成一爻故曰通其變必總十八變而後成一卦故
曰極其數參伍以變據卦揲扐時言變者數之未成者
也錯綜其數總卦揲扐後言數者變之已成者也老少
不出二象故曰文動靜實該萬事故曰象非成文不足

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足以形容故也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无疾之迹自然敏而速无行之形自然致而至

第十一章

論易之用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易在衆志論易之體曰聖人以此洗心易在聖心洗之淨而主乎其通通之徧而充乎所洗著之數七十七七四十九象陽圖其為用也變通不定卦之數八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為用也

爻位有分前章贊聖人窮理盡性崇德廣業見作易之
備此章特贊聖人洗心齋戒原作易之致一祭祀以有
形感无形卜筮以有心感无心故皆曰齋戒圓神故能
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
之疑著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為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
以為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為貢聞李仲永云以為神
即則既物於物以為物矣則神所寄焉夫是之謂神物
以知象數也興神物以前民用作易之事齋戒以神明

用易之事齋較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肅然警惕也无
了三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干七日齋焉以專夫一念
之敬洗心聖人觀象玩辭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
玩占臨事而敬也渾然是此道理不煩用一毫之私便
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无可捉
摸處便是寂然不動處既言著卦爻之理不假於物而
皆具於聖人之心又言著卦爻之用不能不假於物而
亦不能外乎聖人之心知來非但知得後來有吉有凶

便是先知所以預備之藏往非但記其陳迹而已直是其心翼翼不忘常欲如其吉惟恐如其凶也聰明睿知乃統言其生稟至於神智則專就知來藏往處一段神妙明覺而言神武不殺非即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意如此則神武不殺是假象矣繫辭傳无假象例也所謂神知來知藏往俱在者夫二字應出者字指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也夫字之意言必如此之人乃能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如此也盖惟其有是聰明睿知是以其

神知自妙於此惟其有是神武不殺是以神能知來而不假於著知能藏往而不假於卦也以著之神得卦之知故六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自太極以至末章為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聖人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易書之所由作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

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亶亶者是
卜筮成之也詩曰亶亶文王令問不已然則亶亶盛德
也若著龜但能成務而不能成德何以冒天下之道哉
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修
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作易變通盡制何以
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
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上三言以易
之在造化者言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合而言之

太極也分而言之儀象卦也生者皆太極生之而有漸
次非有三度生也聞房氏易傳云非今日有太極而明
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
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
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
後明於天之道二節說興著用易之事易有太極二節
說畫卦作易之事先言興著者此章重在卜筮用易故
先言興著而後本諸易也有其象无其辭則示人以其

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知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
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
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示四象所以開物繫辭斷吉凶
則可以成務而天下之道无不在其中此章凡八稱聖
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耳諸儒相傳
伏羲受河圖以作易若求伏羲作易所以取則於河圖
之法則无明說可考伏羲見是圖奇偶之數卦便可畫
初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卦畫既成隱然自與

圖之位數合易有太極又是推上一重要見得畫卦裏
便自有吉凶有不待辭而著者方得伏羲畫卦示人之
初意示者見其大概斷者辨其幾而決其所至也第四
畫者以八卦為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六畫者八卦
之八卦也易畫生於太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易畫
原於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子朱子曰先言坤者
由靜而動也魏了翁氏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之謂
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即連山也漢紀引易

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缺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第十二章

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以盡言所謂書以盡言也盡情偽盡意之極也盡利盡神豈止盡言已哉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定吉凶成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設卦一句在立象之後繫辭之前蓋竟盡意之緒啓盡言之端也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无疑而行事

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
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
盡神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乾坤成
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
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
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易未嘗无乾坤未嘗息特以卦
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
得而見爾乾坤即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

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无由而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謂之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通者變通之功用其要在於通不通不足以成變也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道即上文所謂易也器即所謂乾坤奇耦之畫也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象其物宜謂文王之象申設卦以盡情偽一句繫辭焉以斷吉凶謂周公之爻申

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
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自形而上者至變通事業自至
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至神而明之又自
至粗上說入至約處上五謂之者皆作易之用下六存
乎者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
於民後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于已易果書言之
所能盡哉以道器而總之曰形見道器總是這一箇物
事不言有无但言上下正為這物事不可離也道器五

言要在變通二言以申變而通之之意不曰道器所謂
變通者何哉神明非於變通上另有加倍巧妙之謂蓋
卦爻之變雖原可以化裁卦爻之道雖本足以推行然
不能自化裁而推行也至若為之張主宰制不滯於象
不泥於辭有以通其微而妙運之精其義而利用之斯
則存乎其人也默即不言不事言說即是默但以得諸
心言則謂其默以其體諸身言則謂其不言凡人徒事
言說者於理未必實得凡理以神悟而實得於心道以

神合而實體於身者必不事於言說也德乃學問之功
已到凡理皆已得於心而无欠乃於咨諏之際所以神
明乎變通之理其默成有如此也行乃造詣之功已到
此理皆已體於身而无歉乃於筮易之時所以神明乎
變通之用者其不言而信如此也此章言聖人作易之
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
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

讀易紀聞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紀聞卷六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_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_臣李幽圖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紀聞卷六

明 張獻翼 撰

下傳第一章

六十四卦雖本伏羲所畫卦序則文王所更定已非伏羲之舊況在伏羲時止謂之卦未謂之易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觀即法象貞觀者千古萬古此法象也貞明者千古萬古此光明也吉凶即卦爻辭

所言吉凶勝者有吉則无凶有凶則无吉彼此相勝之
謂凡卦爻辭所言吉皆順乎理者是其常理當獲吉而
勝乎凶夫豈徼倖而吉耶凡卦爻辭所言凶皆逆乎理
者是其常理當獲凶而勝乎吉夫豈无故而凶耶隕然
若水之赴壑獸之走壙順之至也簡者萬事若一事有
事若无事也上繫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即所謂立本曰
變化者進退之象即所謂趨時先言變動而後獨言吉
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此言吉凶悔吝而

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也貞勝以事勢言
貞一以事理言大寶者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
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理財則易
之備物致用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禁非則易之斷吉
凶明失得內外使知懼也何以為仁曰財而已雖有仁
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奪民之財以為己之財而已
故鹿臺聚而商亡鹿臺散而周王財散則民聚此仁之
實也天地之所以為德者惟在生物而已聖人之所以

為寶而守之者惟在義以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以生萬民而已故自大寶曰位直讀到禁民為非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上繫首章由乾之始坤之成說歸乾坤易簡之理下繫首章則由乾之易坤之簡說出天地大生之德此章首論重卦繫辭有爻象變動四者其下文皆覆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繫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立本變通趨時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

之意自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大抵易為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凶為甚詳次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作易後一股是用易要之乾坤即天地易簡即大德之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為斯人而已耳漢書谷永傳引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又非貞勝

之貞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魏了翁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今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為君子謀如是乎

第二章

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

復取諸易以制器鳥獸之文就毛羽說遠取諸物物字該得廣不止鳥獸而所取亦不止於文與地之宜以天地所宜於人事者言與天之象地之法又不同德不可見故曰通情可見者故曰類總十三卦象伏羲作易者黃帝堯舜用易者伏羲畫卦始於乾坤自畫卦以後取象為治者始於黃帝堯舜易之所以叙道統者其旨微矣故取諸乾坤特以黃帝堯舜當之取者十三卦乾坤合為一而不分聞之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

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楊用修云獠川苗塞多衣統袞盖上下相連猶是古法虞書禹曰暨益奏庶鮮食即佃漁事暨稷播奏庶艱食即耒耜事懋遷有无化居即交易事此三者據易則始於義農據書則興於堯舜舜因義農之舊而變通之故曰垂衣裳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即見天下之賾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即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盖取諸離者言繩為網罟有離之

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飛走之類實害禾稼惟網罟佃
漁之制立然後耨之利見於天下有菽粟者或不足
於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於菽粟鑿者无所取積者无
所散則利市不布養不均矣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
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聖人將欲制器
以利物假其範於何人措某器於何施取諸易而足矣
自網罟至於書契皆其大略也食貨既足不可无禮於
是垂衣裳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而於乾坤之尊卑有合

馬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興舟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矣用牛馬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矣牛以順為道故服以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以致遠牛非不可致遠於引重為力而已馬非不可引重於致遠為敏而已重謂之引以有所進為義遠謂之致以有所至為義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无禦之之術民粒食矣則杵臼以治之

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外有擊柝以禦暴客內有杵臼以治粒食而无以威不軌則雖有險不能守雖有粟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只是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不必穿鑿附會就卦推出制器之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也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聞都聖與氏云

杵臼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聞鄭東卿氏云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飄搖之象大過内巽巽入也殯葬入土之象書文字契約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卜筮之說詳於上繫制器之說詳於下繫十三卦或言利或不言利網罟非不為利而耒耜杵臼之利大門柝非不為利而弧矢之利大獨於舟楫牛馬

言利天下者舟楫牛馬之利无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程舜俞氏云網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杵臼弧矢所以利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定其居門柝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結繩初易為網罟終易為書契所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渙以卦象取服乘取隨曰杵取過以卦德取豫備睽乖壯固夬決過厚以卦義取上傳為君子之用易者言之下傳又為聖人之通變者言之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十三卦

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備待暴客待人之變待風雨待天之變以此二卦見例待其變見其常也易之以宮室棺槨書契此三易者窮則變也如宜於宮室故不倦於居宜於棺槨故不倦於葬宜於書契故不倦於同文同事制器尚象自黃帝堯舜而大成衣裳以定名分總言其治故以居始書契以防奸偽分言其治故以居終其借噬為市嗑為合似屬恢諧語垂衣裳者頒行衣裳之制也網罟之作始於伏羲

非謂鮮食自伏羲始耒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織衽自黃帝始且結繩網罟非絲麻不可以為之傳記亦謂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衣服冠屨必皆有之但其制朴素無文耳乾坤變化不見作為之迹也聖人衣裳之制順時變化亦非私智作為其間者也書以刀筆畫木簡為文字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而中分之各執其一合之為信契但記數書則有指事象形之變書契始於一至五而變

金匱要略卷六
夫亦至五而上為偶

第三章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放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之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而吉則悔之著吝者有文過之意而凶則吝之著聞鮑恂云易字篆文從日從月日往月來迭相為易之義又於文日中有一奇也月中有二偶也一奇一偶天下之理盡於此矣

卦德巽止言巽不言入坎止言險不言陷離止言文明
或言麗卦象坎或言雨或言雲或言泉離或言電或言
日巽或言木卦體如屯言剛柔始交而難生大過言大
者過棟撓本末弱此以兩體言如師言剛中而應小畜
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以六爻之義言卦變
者聖人即伏羲已成之卦見得有此象故於彖傳發之
予以見易道之變无有終窮要不可以一定拘也若論
伏羲當時畫卦六十四卦一時俱了此卦固非自彼卦

變來彼卦亦非自此卦變去卦材如屯初九有陽剛之才足以濟屯蒙九二有剛明之才足以治蒙泰九二有治泰之才蠱九二有幹蠱之才是也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僖事都來應得易之所以作只要明吉凶悔吝故終以此句

第四章

德行與孟子天下之道二道字意同道兼仁不仁德行

兼君子小人所謂陽者陽卦也陰者陰卦也二是多意
故坤為衆如堯舜三代時天下一統民无二王便是一
君二民君子之道如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无常民民
无定主此便二君一民小人之道君子雖多小人用事
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民勞詩人其
知陽一陰二之道乎義卦陽一陰二謂君子獨小人衆
也君子獨則任之不可不專小人衆則禦之不可不周
是故詩言无縱詭隨者五言以近有德者一衆者以寡

者為之君寡者以衆者為之民一者奇之異名二者偶之異名

第五章

感應當以虛受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方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自日往月來至德之盛也正所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者事物之往來不待於用心亦有當用心者就往屈之理而用其洗心精義之功夫心學之當

加思慮者止此而已自此以往豈惟不可知亦天地間之所无聖賢君子蓋其素所不知者也極言以盡何思何慮之意窮神即精義知化即致用文子云流水之不朽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俞琰云人身氣血亦欲其往來流通一不流通小則為癰大則為癰疽癰者節也癰者壅也疽者阻也日月之行亦然隨天左旋一出入往來不窮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不蟄則不奮矣曰求

申明不屈則不能伸亦不待思也然則思曰睿非歟曰
睿者潛心而神憧憧者勞思而擾潛心精微積也致用
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之意為學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
去更不費力憧憧動心之貌貞者虛中无我之謂往來
自不妨只不合憧憧耳同歸殊途天下无二理也百慮
一致天下无二心也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
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何思何慮言自然而然如精

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物之有宜有不
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者猶云察
之云耳義至于精則於事物之所宜毫釐委曲之間无
所不悉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

非所困而困者行險以犯難不視時不順理不擇居不
慎友以取困辱者也三仁之事文王箕子之明夷孔子
之陳蔡所困而困者也不幸之困无以致之適遭之也
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名辱其事惡也大意謂右不能動

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人事
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成去做不成人便
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

聞之馮奇之氏云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為
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懲惡在初改
過在小有云不見利不勸言惟利所在則踴躍趨之
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
力度德而後受之任

神者於一時微小而先得他日之著明開大也瀆如近之則不遜之近與不莊以涖言語煩多之類皆是作者勇去深絕而无苟安姑留盖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毫末便至於流夫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可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穆生得免申白之禍者能見幾而作也劉柳竟陷任文之黨者不能見幾而作也微彰剛柔有知有弗知非知幾者茲无所不知故曰萬夫之望如神指造化鬼

神而至誠如之其神即指聖心靈妙善應不測為言

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
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
專一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有
天地絪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為少男下
乾變兌兌為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羿致力而一于射
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為
良良而欲為羿則兩喪其國能矣此皆論爻辭義理非

正釋爻辭

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為定交以利相與為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此立心有恒之人也上傳既舉七爻以明易道下傳復舉十一爻以論之皆象傳之文言也

第六章

於稽其類文章何關於世類曰治世之音和以平亂世

之音憂以思亡國之音哀以怨此所謂類也開者於各卦爻之下皆繫以辭而開陳之開而當乎名辨乎物正其言斷其辭以見其開陳之備撰如三子之撰撰之言為也因民志行疑二於以濟其行而使之有所從違明其得失之報而使之知所從違

第七章

先八卦皆治已而以實踐為先末一卦始應物而以順理為主蓋濟民行之最要當先者也偶於上經取三卦

下經取六卦履和而至以下皆反說如謙本以自卑却尊而且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雜者人厭之而恒之雜則不厭難者不易而損先難則有後易之理設施為也裕則多施為而益之裕則不施為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遷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則形著而巽之稱則能隱柴氏中行

云道始於踐履而終以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為學之
至始則持之以謙終則制之以巽此大禹之不矜周公
之不驕仲尼之仁聖豈敢也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
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
權終之不曰述而曰作蓋重卦之名前所未有也在岐
周之時數德行仁救如燬之民无暇著書被幽无事立
言垂教若自處則樂天知命豈藉此以自遣乎履以和
行故和而至所以為德之基至巽以行權故巽稱而隱

所以為德之制

第八章

初二三四五上此位之陰陽一定而不易者易主數故用其數而不用其位數主變故用其老而不用其少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畫底吉夜底凶吉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可離者非道可遠者非易也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

自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聞魏了翁氏云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為虛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書者卦爻之詞也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章之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周流六虛以下五句正見變動不居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二句又正見周流六虛

第九章

初者有始之謂止者有終之謂言初言上卦之首尾可見也卦分兩體以象言只是兩象以人言只是兩人爻分六爻以象言則分為六象以人言則分為六人與卦體全不同矣卦立而初四二五三上為相應之位初四三上為偏二五為中上下二體至是始著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于干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内外卦

既足以示人矣復自其互體而辨之則是是非非益可見焉彖者斷也所以斷一卦之吉凶彖辭之名孔子時已有左傳又名之曰繇辭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第四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於彖蓋為結語與章首始語相始終下文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彖者原始要終以為質故智者觀之无待于爻蓋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曰過半盡之之謂故告之以學彖辭之法聞許衡讀

易私言有云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悞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二與四

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
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
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
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其才若
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合於時義
則无不吉悖於時義則无不凶也時既不同義亦隨異
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卦
爻六位惟五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

和之所也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厚重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第十章

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

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聖人兼三才而兩之
既成六畫所謂變動有等相雜不當者一齊都有在六
畫內矣一一舉而表以示人耳非先有變動然後等而
為物先有箇物然後雜而為文先成箇文然後不當而
生吉凶也

第十一章

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懼以始者
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前章言
易興於中古作于憂患仲尼之意已屬文王矣以為未
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為
未足也又指而明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
隱情矣紂殷王仲尼殷後也貶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
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
私沒天下之公歟

第十二章

險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自山下觀山上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下危曰險乾在上也上難曰阻坤在下也以乾坤健順而又曰險阻易之辭危也知險阻而不陷以危者之使平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之使傾若不知險則易也不能恒不知阻則簡也不能恒

易簡不能恒非健順之至矣悅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乎陰成疊疊所以為坤定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疊疊是做得事業天下之吉凶藏于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疊疊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是故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說人就理上知得變化云為之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人謀鬼謀猶

洪範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禮記冠義篇方氏注曰六禮首以納采次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人謀既達矣則宜鬼謀以決之故次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此可以証人謀鬼謀之說健順易簡知險知阻此天地之能悅心研慮定吉凶成亶亶此聖人之能而成天地之能也云為之祥象占之知此百姓之能而與聖人之

能者也上古觀之於象可見後世非爻彖以情言不可也上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則象之示人者明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論人者殊也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近不相得又自承爻乘爻言易中惟承乘爻取義多端故復申之以此利害者商略其事宜有利有不利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

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
相攻言相勝也凡所值當動之卦善勝惡者便吉生惡
勝善者便凶生凡易之情急連下近而不相得一句非
總上愛惡相攻三句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
總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
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不相得
謂惡相攻偽相感近不相取則愛相攻情相感近相取
為相得矣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

咎從可知也夫子之已言者三其未言者三條之凡六
條然此據近之比爻言爾愛惡相攻即善惡相勝非以
彼此相得為愛相攻不相得為惡相攻且彼此既相得
又安得謂之相攻抑易中吉凶乃善惡之應亦非因彼
此之相得不相得為吉凶之應相取言相求也非正應
而以私情相求者故謂之相取惟其皆以私相求助故
悔吝生情偽相感則以二體六爻陰陽正應言以其正
應故謂相感言相感應也或曰既是正應安有偽相感

者曰咸二體之感柔剛相與情也歸妹二體之感悅動相從非偽乎中孚二五之感鶴鳴子和情也比六三上六陰柔相比非偽乎凶害悔吝不是一爻近不相得便一時都有語意言近不相得必至于凶不然或害或悔且吝決不能免也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歧去此章自吉凶可見矣而上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專就人占時上說漸三所繫將叛者之辭也睽上所繫中心疑者之辭也臨二

所繫吉人之辭也睽三所繫躁人之辭也中孚三所繫
誣善之辭也節上所繫失其守者之辭也六辭之中吉
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
言與實相背故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
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守謂所依據吳王
失國故其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其辭屈於孟子皆失
其所據也誣善者謗善為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
游不定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使人由易以知

言也將叛者守不定也失其守則既叛矣慚猶強言之
屈則无能強言矣中心疑者以為是又以為非以為可
又以為否竟莫適從誣善或云本无而自誣為有本不
能而自誣為能夫由其誣也竟不見其歸着矣上繫以
默而成之為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者為結吉人詞寡
其默成之旨歟

說卦傳第一章

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首章次章則總說聖

人作易大意以為說卦傳之發端首論幽贊神明而生
著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
卦爻是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著草生
則易之數有所託而易之用行矣天地生著之靈固可
以揲而成卦衍而為數不有聖人幽贊神明則混同於
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腐爾神明之道何自而通乎倚
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
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此

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成五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聞之潘謙之云著數卦爻易之粗也道德性命易之妙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之者必以五雖窮乎什百千萬必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立卦生爻之本也觀變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

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窮理盡性至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順而无逆是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于義隨事各得其宜之謂如道中庸此本是就易上說著本自神明聖人幽贊之而已天圓地方之象自具一二之數聖人不過參之兩之而已其為數也自有陰陽之變其為變也自成剛柔之爻聖人不過觀其變而發揮之爾於著卦之德則

和順之而无所逆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序窮
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作易之功至是與天命為一矣
如乾為天道彖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
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而言之所
謂理也曰陰陽者即所以為爻矣復言剛柔而生爻者
盖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用故
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理與性命似判而為三將以
順性命之理則性命與理一而已矣數寓於著而著非

數故得數者忘著卦託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
著之數七七七四十九卦之數八八八六十四七數奇
故其德圓而神八數偶故其德方以知卦不自變因著
而後變此四十九著必言用者有著之用乃可以用卦
也乾坤二用為諸卦陰陽爻之通例亦因著而後有用
耳若有卦无著何以通其變而為事哉此畫卦之後幽
贊神明而生著著蒿屬易以為數參天者三天之三兩
地者二地之二只謂法天地三兩之數而起著策之數

耳以此觀變于陰陽即參兩之變發揮於剛柔即參兩之發揮此章專主著言和順等句就揲著所得隨卦隨爻說聞諸子路問於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藁韋藁笔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第二章

繫辭傳亦言三才之道矣彼以人道居天地之中此則

以人道居天地之後彼謂易有三才之道故以上中下次序而言此謂作易立三才之道故先言天地後言人又以爻畫之奇偶為陰陽剛柔而不及仁義蓋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為之緯經緯錯綜燦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上章和順統言之理析言之此章六畫而成卦又統言之分陰分陽至六位成章又析言之兼三才而兩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聖人順性命之理以作易故易六畫而成卦故易六位而

成章此易所以成也分陰分陽者有陰有陽有柔有剛
有仁有義分之一定而不易迭用柔剛者陰陽剛柔仁
義迭相為用命之流行而不已說卦贊庖犧之易曰六
畫而成卦則已有重畫之證非出于文王明矣分陰分
陽言六位位无質故以陰陽名之迭用柔剛言六畫畫
有質故以剛柔名之位者初至上也畫者九六也六位
之陰陽一定六畫之剛柔无定說卦聖人皆指庖犧史
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以伏

義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群聖首而易為五經之源乎

第三章

此八卦者上下經成始成終之義上經首以乾坤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而次恒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恒者雷風相薄之象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未濟又

水火不相射之象然水火天地之大用是以艮兌震巽
各一而坎離衆也聞之素問云澤中有陽燄陽燄如火
烟騰騰而起於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
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大傳言易有太極至四象生八
卦及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便是八卦次序圖與六
十四卦次序圖也說卦傳言天地定位一章即便是八
卦方位圖與六十四卦方位圖山澤兩卦相對所以通
氣澤之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

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雷從地而起風自天而行互相衝激也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水火本是相剋之物今却相應而不相害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射犯也即不相悖之意坎西離東一左一右不相侵克也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其相與變化之理來往既以逆順言而獨以逆數言易何也易之占筮專為知來設故曰逆數如所謂占事知來遂知來物以前民用皆逆數之謂圖必從中起者萬事皆從心出

之義卦必從復起者天開於子之義聞安公石易牖云
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
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
之順數也聞楊用修云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古人之
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潛龍固未嘗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
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

稷未嘗三過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潤之
以風雨風无潤也暖之以日月月无暖也沽酒市脯不
食酒非可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
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
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楊用修謂易
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
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

第四章

前章以乾坤為始後言六子八卦之序也此章先言六子以乾坤居終終而復始造化無窮之道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上章先言天地之無為後言六子之相為用言天地之用六子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後言非乾坤無以主之藏之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潤則物通暄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上章言卦象自相為用此則言八

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
易而為震巽雨潤日暄乾坤中爻相易而為坎離止之
說之乾坤終爻相易而為艮兌六子生物之序又父母
之功也自動至眎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
於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於无質之具也故以卦
言卦位相對與上章同特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終之
以乾坤

第五章

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此正夫子發明義文尊陽之意乾為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卦位

乃文王所定蓋以彖辭坤西南得朋蹇不利東北而知之也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上論八卦之位不明言其所以故下復明言之聞之魏相傳云五方之卦各有所治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革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致猶曲禮致事之致老而休息也坤地也萬物之役役者至此皆休致而養於地故曰致役乎坤乾居西北氣至西北則陰之

終而陽之始也兌不言正西而言正秋者萬寶告成實在正秋不特在西也正秋秋分也以免為秋分則震為春分矣坤不言西南而言地者地即土也萬物皆產於坤土而土王四季不可以一方言也坎為正北方之卦又兼言水者天一生水實在於此所以為生物之根也他卦皆言萬物乾獨不言者戰不係於物也他卦皆无所取離獨有所取者以其居中而正當南面之位也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欲備三者

之義而互言之耳於帝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
耶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位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
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
子養之而已役物以養已者物也役已以養物者地也
人皆知之稱乎母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乾
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
其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首節是八卦圖圖之題目下
節皆是解說如天一地二章章內戰乎乾致役乎坤乃

偏言之乾坤與六子同例者統之以帝矣夫子之意謂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于東北移巽於東南者豈無謂哉即天之所以生成乎萬物者也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

也

第六章

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凡兩言之先言天地即繼之以山澤繼言水火雷風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惟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皆互言之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夫子之意以

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神妙萬物乾坤在其中
矣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神者乃其所以動
所以撓者也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
八卦則震兌艮巽皆非其偶矣鄭康成曰共成萬物不
可得而分是合謂之神五卦皆言象艮不言者終始萬
物義不繫於山也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
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
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苟无此章則文王

為无體伏羲為无用矣帝者言其宰物者也神者言其
妙物者也帝者一元之樞神者一元之英宰則包萬物
无遺妙則運萬物不滯六子之成无限帝也六子之用
无迹神也其乾坤之尊稱非有二物也合八卦而首曰
帝兼六子而統於神

第七至十章

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此章乾馬兌
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文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埤

雅云雉不能遠飛高不過一丈長不過三丈故高一丈
長三丈為一雉此雉之陰也書稱雉為夏翟以其身備
五采尾至夏則光鮮此雉之陽也聞王安石易泛論云
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
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為物有常者
也牛順而強也羊狠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雉文明見
乎外者也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
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

乎陰者鼠也鮒物之在下污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无擇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豕汚穢也豚豕之微者也足動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一身之中无非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於下為動手持於上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其

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雞者飛之走各以序對也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稱者尊之之辭謂者卑之之辭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為六子此自是文王底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乾坤六子初為氣

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第十一章

說卦於乾雖言為天豈盡言天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乾道大而无極惟天足以盡之運而无極惟圜足以盡之故以二者為首句圜槩形體方圓說乾則為圓焉蓋圓者陽之體而乾陽也故為圓純剛故為瘠馬瘠言其骨之峻非羸弱之謂骨屬陽肉屬陰乾純陽

骨多故為瘠駁雜也色不純也詩東山云皇駁其馬注云黃白曰皇駁白曰駁即不純也又有蹄物能搏虎豹者別是一物非易之駁馬也其於地其於人其於馬其於稼其於輿其於木惟乾无之盖物不足以盡卦則止言為天為地之類卦不足以盡物則有其於人之類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為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為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良馬德莫加焉駁馬力莫加焉老馬智最高瘠馬骨至峻坎中陽為赤加大

字以別於坎馬加良老瘠駁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良健之最善老健之最久瘠健之最堅強駁健之最威猛又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无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

吝秘吝也如出納之吝嗇愛嗇也如地不愛寶之愛總言其秘而不泄也地氣包畜不泄乃能含有許多民物坤三畫皆偶是土氣之包畜於中者極其秘藏吝嗇者

也均者調停均勻之謂如夏秋之交火金相尅全是土氣調停然後陰陽無偏勝物生大小遲速不齊全是土氣調和然後均勻无有餘不足柄者生物之權為大與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坎惟二畫虛故亦為與而不得為大地之土色有五若坤之所象則於地為黑土夫子取坤象稱與本之剝上九爻稱衆本之晉六三爻

陽果決陰躁妄人之性情固有果決而行之以鎮定者純乎陽者也亦有果決而發之以躁妄者陽雜以陰者

也震體一陽在內主於振奮二陰在外失其把持是人
之性情果決而發以躁妄者也震居左故為馬之馵足
詩云駕我馵馬注云左足白曰馵詩云思馬斯作作奮
起也上靜而下動故為作足的白也巽為白又為廣顙
震變而為巽故為的顙之馬詩云有馬白顙劉備度亮
皆名所乘馬曰的顙盖馬之白顙者陽在下故又為馵
足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顙

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為長者風行

也為高者木性也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也臭者香羶腥焦朽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為臭凡眼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上下白多於黑也巽內柔而外剛本靜而末動故為木他卦言木如乾為木之果坎為木之堅多心艮為木之堅多節離為木之科上槁震兌坤雖不言木震乃木之專兌乃木之毀折坤乃木之衆多者

也巽為躁卦艮為靜卦可知矣離為乾卦坎為濕卦可知矣坎為血卦以見離之為氣巽為臭以見震之為聲震為長子坎艮不言者尊嫡也坎之為隱伏也在賢者為隱在小人為盜艮為利則為狗為害則為鼠皆一義而二象坎之剛在內故為木之堅多心艮之剛在外故為木之堅多節毀折反所謂蕃鮮也凡兌之象皆屬末口舌者行之末妾婢者女之末金寶者利之末也

君子處時固有矯枉守直而不屑於鈎曲者亦有縣直

從時而稍務為婉曲者矯輳之謂也坎以一陽亘直於中二陽環曲於外故為矯輳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上弓與輪皆矯輳之所成也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頤下畫為馬足坎中畫陽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柔故為下首下柔故為薄蹄為曳柔在下不任重故多眚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坎為耳離亦為耳

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曰聰不明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為血卦離火在人身為氣坎水在人身為血也坎於馬為曳者陷則失健也有險陷而多阻礙不若坤與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木心居中堅多心言其心堅且多也坎陽在內故於木則為心之堅且多者

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蒺震為萑為

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為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為切鳥善以喙止物者黔喙之屬巽能曲直乃為木之全材離為火於木生盛則藏於本生衰則顯於末故為科上槁坤為牛此則為子母牛取其生生有繼並以其順也震為決躁巽為進退為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震之三畫皆變則成巽巽之中上二畫變則成坤於震不變其變畫之陽而但變其中上二畫故其究為乾而不為巽於巽

先變其初畫之陰而盡變其初中上三畫故其究為震而不為坤蓋喜陰卦為陽卦陽卦為純陽卦而不欲陽卦為陰卦陰卦為純陰卦

震為大塗反而艮則為徑路大塗陽闢乎陰无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闢也巽為長為高反而兌則為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也乾為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馬為善鳴鼻足作足的顙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為美脊亟心下

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善鳴似乾馬之良美脊似乾馬之瘠坎為隱伏因而為盜巽為繩直因而為工艮為門闕因而為閹寺兌為口舌因而為巫

為少女者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也為妾者女子之既嫁以嫡娣言也兌為妾亦因少女取也凡女子同出嫁事一夫長者為姁少者為娣女曰巫男曰覡古人既有禱禳之事周官設女巫氏既屬之於王官又統之以冢宰即與後世妖巫異矣

序卦傳

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下
經首咸恒形化之始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
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
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物始生穉小昧蒙未發蒙所
以次屯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
需為飲食之道師之興由有爭也夫喜悅以隨人者必
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承二卦之義韓康伯云可大

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无妄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臨不訓大者以上

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
豐者大也則真訓大是以易卦中有二大而不相妨天
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東海可觀蓋物
大然後可觀況于人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
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貴苟則易合
易合則相瀆瀆則易以離貴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
久矣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故次以
小畜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故次之以大畜所

畜者在德故曰大需當物生之初如兒之須乳苗之須
溉故曰飲食之道順當畜聚之極萬物交致其養故曰
養也養者君子之所以成已動者君子之所以應物行
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壯與晉何
別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凡言屯者皆以為
難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
者也蹇見險而止但為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
難也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前

後難易固不侔矣解者緩也如縱弛之類晉者進也進
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晉所謂進者有進而
已所以進必有傷漸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焉有不得所
歸者乎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後曰
得其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
妹者致大之道也亦借歸字義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
義矣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井之為物存
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萃者也故井之後受之

以草水火不可同處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草
物也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
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
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
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霸旅寡親非巽順何所取
容苟能巽順雖霸旅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
也物相入則相悅相悅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人之氣憂
則結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節者為之制

節使不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
節而信之也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
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于中過者行動
而踰越之也故大過云動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于
陷小過或可濟事故有濟而无陷能過於物必可以濟
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夫婦之道即咸也如上經不言乾
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
乾坤萬物之父母咸恒人之父母序卦之意有以相因

為序如屯蒙需訟是也有以相反為序如否泰同人是也天地間不出相反相因而已雅頌於先世有以二字稱者若思文后稷允文文王之類有以疊字稱者若疊疊文王桓桓武王之類有以一字稱者則惟篤公劉也大王王季无稱焉繁言之則自不容簡如易卦三百八十四爻是也簡言之則自不容繁諸卦辭是也又有不容繁不容簡而但藏之不言者卦象有畫无詞是也知易道則知詩法矣編魯頌者不亦序矣乎首以駟篇言

馬見國富也富然後知禮故以有駟言宴禮禮必由文教故以泮水繼焉有文必有武故泮水又言武備服淮夷有國之事畢矣然所以有國者祖宗也故其終推本上世錄閼宮孔子若无序卦傳後儒將以上下經諸卦為錯簡而別為次序矣易卦義理多端序卦隨名取義隨義轉說須以活法求之難以一意直貫也起只是爭不必是訟於官需從容優養之謂又作資賴供給之謂終通終否猶云一於通一於否也不可終通不可終否

者以理數度之也。上有事言多事也。下有事是飭治振作之意。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寵利之地不可久居。此名公所以告老周公。所以求明農也。壯謂壯時也。升而不已。必困與進。必有所傷。不同進只說其進而徇富貴功名耳。升者權貴日崇。功名日盛之意。升而不已。則以權貴為戀。功名為繫。不能退止者也。廉頗既老。猶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光武征五溪蠻。馬援老猶據鞍顧盼。自請為將。卒有壺頭之厄。郭子儀勲名已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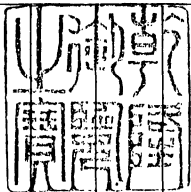
天下年八十餘猶為節度元帥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
罷井道常道也草者非草常道也草其壞常者也聞之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
火改水即井道之草也長子世嫡名正而言順故下箇
莫若長子末句只重在受以未濟不必深泥終焉句聞
之程傳云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曰未也
又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皆
是如此

雜卦傳

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雜卦以乾為首不終之以他卦必終之以夬者夬以五陽決一陰夬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大壯慮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遯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於五陽之夬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姤亦惟欲陰之不進同此意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小者能過夫

豈違其常理哉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信出于中夫豈邀約之所能致哉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叶也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為剛小人之為柔決不可使相雜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或兩卦聯舉或隨卦單舉其中意義有兩卦適相配者有兩卦必相須者有兩卦互相反者有雖單舉而其義之相配相

須相反自可見者



讀易紀聞卷六